

雙城記

何冀平

康樂飯莊

說起「桃花泛」，現在的北京食客說來自北京「大董」一家做烤鴨起家的飯館，如今已名噪京城。其實不然，據我所知「桃花泛」出自康樂飯莊。

多年前，北京真正懂得吃的人很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年月沒有什麼普通人「下館子」，主要原因是貴，二塊錢一個糟溜肉片、爆三樣，已經是一家人一個星期的菜金。吃的人少飯館也少，全北京也就只有全聚德、便宜坊、鴻賓樓、東來順、豐澤園等十幾家，都是公家的買賣，私人做飯館的幾乎沒有，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這家「康樂」。

康樂的主人家是一對來自南方姓林的夫婦，人很文雅，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他們怎麼能在天子腳下開一間私人飯館，這裡面一定有不為人知的故事。我沒見過這對林姓夫婦，只見過康樂的主廚，一個四十歲上下白淨利落開朗的女人。康樂以雲南和福建風味為主，但我總覺得是江南菜，他家的「糟」做得特別好。

康樂最早在交道口，我被家人帶去的時候，已經搬到東城米市大街。門面不大，只能放下五六張小方桌，好像有兩間雅座，也很小。幾道拿手菜：翡翠羹，是

雞蓉加菠菜；炸瓜菓，是炸小塊黃花魚、鯧魚；螞蟻上樹，是肉沫粉絲；過橋麵是雲南過橋米粉，可能是怕北方人不知什麼是米粉改為麵吧，這些都是康樂的名菜。

那時飯館少，有風味的更少，我和家中長輩在康樂吃飯，遇見過林巧稚、黃永玉、郭沫若、齊燕銘、黃苗子等。遇到比較熟悉的朋友，婆婆都要叫服務員加一個菜送去朋友桌，以表示好。這麼多名流雲集的地方，「桃花泛」的菜名，想來是這些文化人起的，內中必有掌故。

記得夏天游完水，我會帶着小表弟去康樂吃「過橋麵」。我那時十幾歲，白白胖胖的表弟七八歲，兩個小孩一本正經地坐下點菜，服務員一樣周到相待。不一會，很小心地端上一大碗黃澄澄的雞湯，雞湯極燙，但表面不出熱氣，一盤切得薄薄的雞、魚、蝦、肉片、玉蘭片、小青菜，一盤雲南米粉。服務員怕我們不小心燙着，過來幫我們把菜和米粉下到滾燙的雞湯裡，那麼好吃地道的過橋麵，後來很少再吃到。

倒是不久前去雲南，當地好友帶去一家高檔專吃雲南米粉的酒店，重溫舊味。味道差不多一樣，只是再找不回童年的那份感覺了。

此山此水

鄧達智

嘉麗絲的選擇

其受電影緊張大師希治閣欣賞及重用，冰雪聰慧女星嘉麗絲(Grace Kelly)，1954年憑電影《蓬門淑女》(The Country Girl)，打破受歡迎程度歷久不衰的《Sabrina》(龍鳳配)女主角柯德莉夏萍，繼1953年憑《Roman Holiday》(金枝玉葉)之後，人人期望古往今來「玉女掌門人」連續兩屆奪得金像影后的美麗神話。

無論如何，當時得令兩位容貌與儀表皆天下第一巨星們，共處一室，等候金像獎賽果宣佈最後一刻的風景，也是影史之永恒。一年之後，1956年，年輕影后嘉麗絲放棄如日中天的事業，選擇嫁入法國南部大公國摩納哥成為王妃(無君主立憲，受法國保護，只有王子與王妃，而無皇帝與皇后)。身為萬人景仰的影后，又是美國東岸的一個愛爾蘭裔世家兒女(乃父John Kelly Jr，一般稱Jack Kelly，曾參加四次奧運，划艇項目金牌得主)，嫁入雖然國土小小然而財富高過不少歐洲王族的王室，身份匹配，順理成章。雖然不少人認為是影迷及電影圈極大損失，至傷痛還是廿多年後，於1982年原因一直存疑的車禍中逝世。

無論別人眼中嘉麗絲放棄影藝事業有多可惜，起碼在我們眼中王妃妃關係情濃，而她當年的婚姻決

定為賭國摩納哥帶來不少星光燦爛，成為世上一流富裕國，也是一種回饋，而非依賴夫家財富作依憑。

嘉麗絲當年婚禮非常轟動，國際影響力極深，沒選擇巴黎大師設計婚紗，而向荷里活戲服設計師Helen Rose求助，效果非同凡響，既具王室華貴典範，亦具嘉麗絲式冷艷感染力，不單止比下了那些年貴族名人圈子的婚紗設計，對後世的影響綿綿不斷。年前英國王室大事鋪張，未來君王威廉王子迎娶凱蒂(Kate Middleton)，絕對保密的婚紗甫亮相，即被指七分似嘉麗絲當年婚紗的選擇，筆者那年為媒體評述，深切看個清楚，着實眼前一亮，好大程度的相似。再過幾年，因應評述梅根下嫁哈里王子，再將一應王室成員婚紗送出來再研究；凱蒂由名牌Alexander McQueen設計總監Sarah Burton操刀，頗帶仙氣效果上乘的婚紗沒話說的美麗，然與前輩摩納哥王妃嘉麗絲的選擇比較，還有好一段距離！

嘉麗絲姬莉當年穿着的婚紗，至今亦成為話題。 作者提供



我又要搬家了

發式生活

余宜發

自從加拿大回港工作這些年，一直都租住別人地方生活，可以說錯過了買房子的機會。所以就算身邊很多人跟我說，為什麼不買房子？因為他們覺得我賺很多錢，其實有苦自己知，我賺回來的錢也是眼瞓的錢；因為通宵工作完畢，如果下午有廣告錄音或司機工作，也只好睡兩三小時便出動，這些都是眼瞓去賺回來的錢，當然我不會介意亦很開心有這些機會，只要能夠有機會工作，再眼瞓再累也不會覺得是問題。

但其實我賺的錢不多，我又不是一個很出名的藝人，其實跟你們一樣，打一份工，拿着你跟我差不多的利息。說到買房子，我真的到現在都沒有想像過，因為大家也明白到，如果身為一個打工仔，每個月只要為生活用上不少金錢，更何況可以怎樣得到很多的存款去買房子，所以買房子這個念頭我一早已經打消了。但亦因為自己從來沒有擁有自己的房子，只好租住一些地方，問題便發生了，總有很多原因需要搬家，譬如說：「業主收回單位出售、租約期滿業主瘋狂加租等等。」這些問題在我香港居住這些年間也經常發生，所以大概不過三年便要搬家一次，其實自己已經感覺得很累，但也無可奈何地接受這個現實。

正因為沒有擁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也不會有供樓的壓力，可能這就是我的阿Q精神，好好安慰自己。另一個租樓住的好處，就是當你覺得不太喜歡現在的地方，也可以嘗試找尋另外一些新環境，給自己一點新鮮感，又或是有些人，曾經跟自己喜歡的人一起居住，分手了、離婚了，總不想還留在擁有太多傷心畫面的地方，就找一個新環境給自己重生。

最近又是搬家的日子，這一次是因為我希望可以住近弟弟的家，所以決定搬到他同一座樓宇居住。但搬屋的問題又開始重蹈覆轍，安排搬屋的日子，把所有水、電、煤氣及寬頻上網的東西轉換地址，安排搬屋公司，而最重點就是要把家裡愈來愈多的東西，如何可以好好的收納及包裝，準備搬家，這也是一個非常傷腦筋的情況。亦因為近期的工作比較繁忙，所以要抽空做這事情也有點吃力，只好用睡眠的時間來做這些安排。不過我這個人真的比較樂觀，只要想到轉換了新的環境，而且可以跟弟弟一家人距離拉近，想到這點便開心起來，期待居住在新的房子。

隨想隨想

興國

機器人隨想

在內地的電視節目《一站到底》中，看到人和機器人對決，機器人答題之快，令答題的人都來不及思考，就以零分落敗。其實只要想想，機器人之所以快，無非是在機器人內裡輸入的程式，已包含了所有問題的答案，而機器的運行又快無比，上過網查詢的人都知道，無論查什麼，只要輸入關鍵字就立時顯示出答案，人的思考是不能比擬的。

這讓我想起曾聽過一位研究人工智能的專家演講，在介紹人工智能時，他認為未來大部分的工作都會被機器人取代，比較慢取代的，是醫師和大律師，就連事務性的律師也會很快被取代。我想，大律師在辯護時，因為會對陪審團訴之以情，這點是機器人比較難做到的。而醫師要在技術上做得到的手術，機器人都更易做到，而且精確度更會超過人類，但是機器人如何獲得病人的

信任？這也牽涉到感情。因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要在機器人裡輸入感情的程式，是難以做到的。但未來會不會在心理學家和行為學家的協助下，能有感情的程式出現？相信是有可能的。

看看如今的兒童和青少年，很容易就對一個玩偶產生感情，玩偶破爛之後還捨不得丟棄，甚至更將之找個墓地來埋葬，那麼對於能說話能做事的機器人投入感情，就更容易了，所以，未來對機器人的藝術產生信任，是不成問題的。

現今的機器人，除了在電視上看得比較多之外，實際看到的很少。但在未來，如果在超市、商場和醫院看到的都是機器人時，人類會產生怎樣的反應？如果連走在街上也多是機器人的話，人類又會作出怎樣的反應？當一切都漸漸習以為常之後，是否就是機器人統治世界的開始？

百家廊

余潤

五月初，在台北

那年，曾經在和平東路徜徉，只因為等候一個朋友，未到時間。我知道在那一帶有許多畫室、書店及文房四寶。這回，剛好所住的酒店就在這條街上，而且掛上「師大館」的小字，令我有一種在夢中重逢故人的感覺。

尚未午飯，我們沿路走去，忽然想起，附近有一條橫巷，麗水街，是當年去吃過老麵店的地方，那條橫巷不短，經過幾家餐館，門關着，玻璃門上都掛着「在準備中」的字樣，也就是午休啦。一看錶，兩點半了，一家工藝品商店，前頭的牌子寫着「陶然」兩個字，同行的我照一張相，仔細一看，底下英文明明寫着的是店主姓張，應屬美麗的誤會吧！加緊步伐，轉角處便看到「老張牛肉麵店」的招牌，呀，那不就是我吃過晚餐的地方？走進去，才知道此店三點午歇，喘了一口氣，一面詢問老闆娘，想去淡水，該怎麼搭捷運？老闆娘非常熱心，解說了一通，又惟恐不夠清楚，回到櫃檯，一會拿着一張捷運地圖，畫了站名，交代清楚，這才含笑歸位。

淡水我去過，這次是重來。記得上次是傍晚，彩霞滿天，我們坐在淡水河畔的綠色長椅上聊天，看那映在流動水面上的昏黃，一點一點地深化，終於於沉落在茫茫夜色中。那時是四月底，河風吹來，還真有點涼意。

但這次的感覺又不同了，大概，下午和傍晚不同，走到「金色水岸」，沒見有什麼人繞了一圈，有幾對情侶正坐在長椅上綿綿細語，再過去是一間間攤檔，大都是售賣飲食的，到這裡的人，大都是來吃吃喝喝的吧？也有兒童遊戲店，甚至其他另類店舖。有一家雪糕店，門前聚集了一些人，特別是小孩。大字招牌寫着：土耳其雪糕店。看那中年店主，一臉憨態樣子，笑嘻嘻的，一個七八歲的男孩，上前要買雪糕，那店主一本正經，小孩接過去，一拿，雪糕沒有，只剩下軟糕，人們哄笑，小孩一臉尷尬，店主又把雪糕筒伸出，小孩一接，又是落空，如是，到了第三次，才真的有了雪糕。在大人的笑聲中，小孩滿意地拿着雪糕筒，一面舔着，揚長而去。

其實，那土耳其雪糕我覺得並不好味道，也許是各人味覺不同吧，如果千篇一律人人

都雷同，這世界恐怕也太乏味了吧！「士林市場」也就是我們口頭上常說的「士林夜市」，晚上最熱鬧。我去過台北好多次，都沒有去過這地方。有一次晚飯後想去台北必到之處呀！是呀，再不去，恐怕說到過台北，也沒人相信吧！

士林市場其實也沒什麼特別，有點像香港的廟街，有許多攤檔，有許多人流，忽然看到一家，大字寫着「旺角」，雖然沒進去，但心卻被某種思緒撥動了？莫非是思念香港？和廟街不同，飲食舖都被安置在二樓，倒也整齊。在角落一家檔口用餐，除汽水外，沒有其他冷飲。但老闆娘盡心，從鄰鋪叫來夥計，端來冷飲牌子，任我們選擇。這還不算，我們吃得開心，結了賬就走，一會，老闆娘追了出來，原來我把包包落在位置上，忘了帶走。

說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台北竟然沒去過北投和陽明山，提起來都會給人笑到面黃。可是我去一個地方，投緣就好，未必一定衝着名氣。但既然有時間，北投和陽明山當然也要去看看。北投聞名久矣，在小說中，似乎是情侶勝地。車子開不上去，下車徒步，只見溫泉霧氣騰騰，一股硫磺味道襲上鼻端。遊人並不多，或許不是節假日的關係？一看牌子，瞥着「地熱谷」的字樣，才知道溫泉可高達九十度。我在看上去並不豪華的酒店前徘徊，怎麼也想像不出一點浪漫情懷。只有那一池的荷花，亭亭玉立，迎風輕輕搖擺，引得許多攝影愛好者爭相拍攝。

再上陽明山，只是看了一角，有孫中山端坐的銅像。廣場上有人在示範網球拍，我見到那網球飛了出去，又自動飛回；原來是在向遊人兜售。但遊人本來就少，有興趣的人更是沒有了。山上有幾處攤檔，售賣冷飲零食之類，當時，光顧的人一個也沒有，我走過去，買了幾隻紫色烤地瓜。我想起，剛到陽明山時，見到路邊大字寫着：「雞蛋荔枝冰」、「烤地瓜」、「冰淇淋」廣告。或許那就是遊客經常光顧的山上東西吧！

午飯時間到，要去吃飯了。車子開到一家山邊的農家菜館，這飯館沒怎麼裝修，商店招牌大字寫着：「媽媽味」，不事誇張，一

切以本色為先。附近也並沒有其他選擇，一進去，吃的是山上的青菜，還有山上的走地雞，還有魚。山上的食物，果然是山上風味，新鮮，極少添加物。

從陽明山下來，就到「士林官邸」，也就是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的故居。一進門，右手邊，看到陳列着一輛七人房車，是美國當年贈送給宋美齡的「卡迪拉克」牌，難怪許多人在那裡拍照。旁邊，是小賣部，有各種冷飲熱飲出售，很自然地，就鑽進室內，喝了一杯拿鐵。二零一五年五月，我曾進入官邸的正館，看見蔣氏夫婦當年的臥室。這次重來，沒進去，只在鐵欄外張望，看看那上面貼着的蔣氏夫婦照片便算了。走到玫瑰園，遠遠望着那台鋼琴，靜靜地立在那裡，無聲無息。走在兩邊高高的椰樹的林蔭道上，前面冒出一輛車子，原來是市政府的噴水車例行向兩旁草木噴水。

既然到了台北，不能不去「貓空」看看。搭纜車上去風很大，四十分鐘的高空路程，到達終點站，山風繼續吹，而且很猛，並沒覺得太新鮮，只不過重享坐纜車的台北經驗罷了。回到市內，「101」是台北地標，以前每次到台北例牌都要去一去，但從沒有上到觀光塔，這次不妨去試一試。其實，觀光塔無非是那樣，在廣州，在澳門也都看過，再不上去，始終是個缺憾，也罷，票價雖然不廉宜，上去再說。高速電梯讓人感受到急速，好像要追趕時光節奏。上去了，台北景色一覽無遺。但人群甚多，最叫我留心的，還是防地震的「風阻尼球」，巨大的阻尼器，原理來自地震頻繁的日本，最早利用石頭作為房屋基座，當發生地震，石頭基座與房屋因位移產生反作用力，能夠有效地減少地震能量。

回到和平東路，看到台灣師範大學的校牌，忽然憶起前年五月，C間車送我到街邊，行道樹青青，在暗淡的天色下我下車，望着那車尾漸漸遠去了。

■士林官邸玫瑰園裡的鋼琴。 作者提供



士林官邸玫瑰園裡的鋼琴。 作者提供

古今談

范舉

為中印邊界進行透視工程

中國的西藏地區和雲南橫斷山脈，是世界上最神奇的產生石油和貴重金屬的地質板塊。如果能夠解開這個地層的結構秘密，中國就有豐富的金屬礦產和石油天然氣礦產。

但是，如果能夠透視這一帶的地質狀況，就需要打一萬米的鑽井，每個井的成本超過數億元人民幣。估計起碼鑽探一千個一萬米的鑽井，更何況的，如何找尋鑽井的最佳位置，要避免無效的鑽探和投資的浪費，也是一個大難題。

最近開工的四川到西藏的高速鐵路的建設，耗資兩千億元人民幣，在橫斷山脈的高山，開鑿了很長的隧道，對於了解橫斷山脈的地塊的地質構成，有重要作用。通過了岩層的取樣，就可以知道古大陸的板塊在什麼位置，上升了多高，什麼地方有裂縫，有新的熔岩的噴發，有新的礦藏，以後選擇超萬米鑽井位置，找尋礦藏和石油，就有辦法和把握了。

西藏地區和雲南橫斷山脈，原來就是古代地中海的結構板塊，本來就是平原地帶，印度次大陸的板塊向北移動，次大陸的板塊有兩個犄角，插入了西藏地塊的底部和雲南的底部，一個犄角插入了今天的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形成了中印邊界的喜馬拉雅山。另外一個犄角，轉到了東西走向，插入了緬甸和中國交界的附近，把雲南西部的板塊，變成了風琴式的接縫紋，形成了南北走向的橫斷山脈，隔斷了西藏和雲南四川的聯繫。劇烈的造山運動，把這個地區

推高了六千公尺到九千公尺。六億年前的寒武紀火山噴發，把貴重的最早有的貴金屬從地球核心噴了出來，藏在最原始的地塊裡面，這是貴金屬的來源。

後來的造山運動，又噴出了新的火山岩，把這些最古老的地塊的寶藏掩蓋了在下面。兩億年前到一億五千萬年前二疊紀，這個時候地球的地層變動頻仍，地表森林和湖泊是生成大型油田和石油氣田的最佳環境，這種夾層的結構，就像三文治被切斷翻側一樣。如果找到這樣的地層，就可以找到豐富的化石能源。昂貴的金、鈾、鈦、鋰、鉍、銅、鑽石、翡翠、石油田、氣田都有。西藏阿里地區、雲南騰沖地區都是聚寶盆。中印邊界的山脈，更加是聚寶盆。

所以，川藏的高速鐵路穿越了橫斷山脈之後，就沿着中印邊界而行。一旦發現了礦藏，鐵路就可以把這些寶貴的資源運到了四川，而且鐵路沿線可以成為新的工業區。二千億元人民幣的川藏鐵路投資，本小利大，一是鑽探了所過之處的岩層，作出了普查；二是建設了高速鐵路，為開發西南部的旅遊和工業區，準備了條件。

八年之後，川藏鐵路就建成了，我們在香港搭乘七小時的高速鐵路，到達四川的成都，再乘搭八小時高速鐵路，就可以到達拉薩。再乘搭一個半小時的高鐵，就可以到達尼泊爾的加德滿都。這是一條雪山和峽谷景色最宏偉，少數民族風情豐富多彩旅遊黃金路線，反對派說高速鐵路只能到達廣州的說法，可以說是最愚昧的謊言。

演藝小蝶

小蝶

人人都說香港樂壇最輝煌的時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那些年代的歌曲很多都已經變成經典金曲，很多原唱者亦已成為香港樂壇殿堂級的歌星。

那真是一個美好的年代。電視和電台播放的歌曲好像人人都懂得唱，起碼也懂得哼兩句。歌手們無論是形象、聲線、唱腔、歌路，均各有特色。歌聲嘹亮雄渾的，有羅文、甄妮、葉麗儀；俠骨柔情的，首推鄧少秋；英俊面孔加上演繹不同類型扣人心弦的情歌則有譚詠麟和張國榮；歌路要帶點格格的嗎？有梅艷芳、林子祥；中國小調的有汪明荃、鮑翠薇。他們的聲線都各有特色，你聽到陳潔靈的歌聲不會以為是關菊英；蔡楓華唱情歌，你也一定會誤會是陳百強。樂壇百花齊放，人人各擅勝場，絢爛多姿，是聽眾的耳福，也是香港軟文化最盛盛的年代。

我相信很多研究香港流行文化和音樂的人都曾經就八十年代造就了香港樂壇盛世和這段光輝歲

月，為何一去不返而做了無數研究和分析，亦因此作出大量的論述和寫成很多著作，這都是令我們在回顧昔日美好年代的同時，也能使我們對自己的舊日城市的文化背景有更深入的認識，而非只是白頭宮女說玄宗或沒有意義地感嘆一番。

在這些論述中，很多學者或研究員都曾作出不同的分析和定論，主要原因都是與時代背景有關。我也有一種想法，不知道有否已經被其他人提出。我的看法也是與八十年代的時代背景有關。相信大家記得七八十年代時，香港並沒有很多創作樂曲的人。所以，香港唱片公司需要向外國購買很多歌曲回港，然後由香港填詞人填上中文歌詞。這些歌曲來自不同的地方，其中日本歌曲應該是當年香港流行曲其中一個主要的樂曲來源地。

即使流行音樂在七十年代曾經對東南亞有極為深遠影響的日本，其本土出產的歌曲數量當然不會只是在香港流傳那些小數目。那麼，為何只是這批歌曲會被傳入香港呢？讓我問你：假若你是

美好的樂壇

唱片公司負責買日本歌曲回來作第二次創作的人，你會怎樣挑選呢？為公司着想，你當然會選擇旋律悅耳，早已在市場流行，而又受聽眾喜愛的歌曲，而不會挑選剛創作好，未經市場測試受歡迎度的全新樂曲來將公司的利益冒險吧？

這些本身已是優質的創作，經過本土市場的淘汰依然屹立不倒，自然有着足夠的競爭力。因此，我們在八十年代很多時候聽到由日本歌改編的香港流行曲都佔了一個優勢，就是它已經經過與我們文化相近的日本人的耳朵的篩選，唱片公司的人便可以較容易地從這批歌曲中選擇能討好香港人的耳朵的歌曲。所以，這些歌曲一來到香港，便瞬間可以在他鄉的土壤綻放得更加燦爛茂盛。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原則是來自歐美樂壇的流行歌曲也同樣流行一時。

八十年代香港樂壇出現了無數這類第二次創作，很多今天已成為經典的金曲本來都是外語歌曲。你試試上網瀏覽，可能你到這一刻才發現你當年非常喜愛的歌曲原來並非本地的創作歌曲。